



# 陈文宽传奇 ——总是飞最后一个航班的人

文:本报特约记者 刘小童(发自旧金山)

2011年11月21日,筹备七年之久的中国民航博物馆在北京正式开馆。在展区中,一段来自美国旧金山的视频和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肖像吸引了众多嘉宾的注意——这位98岁的老人,就是世界航空界传奇华人飞行员——陈文宽。

在国家危难时刻,是他,驾机最后一个离开武汉,把日本人占领武汉的消息通报给重庆;又是他,最后一个离开即将被占领的香港,把逃难的国民政府高层官员和同事带出日军铁蹄之下;也是他,坚决执行公司命令,不顾个人安危降落被日军占领的密支那,并把首次轰炸日本本土的奉令返国的杜立特将军平安送抵印度,同时还创下用只能载运28人的DC-3运载78人的世界纪录,轰动世界民航;还是他,在中国即将被日军封锁之际,以机长身份执机飞越驼峰新航线,硬是在从来没有人类飞越的地带,硬是在美国人没有闯过去的中国西北部,为抗战中的中国政府闯出一条新的对外通道……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陈文宽的名字在大陆及民航界几乎销声匿迹。虽然在2005年,由记者本人所著的《驼峰航线》一书中,已经对陈文宽在中国民用航空发展及抗战时期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翔实记载,但在大陆正式场合,公开播放和展示陈文宽的视频和肖像还属首次。

近日,本报特约记者专程飞赴美国旧金山,对民族英雄、爱国华侨、著名华人飞行员陈文宽进行专访。



本文记者和陈文宽合影。

## ■对话

### 关于飞行

《精英生活》:我查了很多资料,得知上世纪30年代,你就执飞重庆—成都航线。

陈文宽:是的,当年上海首航北京,我是副驾驶,上海至汉口我也飞过,重庆飞成都航班,我是机长。

《精英生活》:什么机型?

陈文宽:Stinson,翻译过来就是斯汀森。

《精英生活》:Stinson能乘坐几人,怎么飞?

陈文宽:坐5个人,从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后,先沿着嘉陵江飞到南充,找到检查点后,再确定航向飞到成都,在凤凰山机场降落。

《精英生活》:抗战爆发后,有一次急于到前线的中国军人抢占航班,用枪逼迫美国飞行员飞行,最后导致美国机长全面罢工都去了香港,只有你一人留了下来,默默飞行,是因为你是中国人吗?

陈文宽:那些飞行员做出的选择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美国政府还未向日本宣战,你也知道,一旦宣战后,飞越驼峰如此艰险,牺牲如此之大,再也无人退出。我之所以在那次罢工时选择留下,是因为,这虽然不是美国人的国家,但却是我的祖国,大难当头,大家能做一点,就可能分担一点,或许国家就会减轻一点苦难。

### 关于驼峰航线

《精英生活》:从1942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3年多飞越驼峰航线,无论是单机载运量还是飞行损失,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一直保持最好的飞行纪录。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比如,美军飞越驼峰50次就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可以回国休假,而同期的中航公司中国飞行员飞越驼峰最高纪录是接近1000次,你飞的客运航班至少也有300次,而且这些纪录多数情况下是飞机超载和机组人员不足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为什么?

陈文宽: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飞越驼峰,无论是谁,不管飞行品质是优秀还是平庸,每个人遇到的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和日本飞机拦截的机会均等,这话是对的。之所以中航飞机单机运载量要大而损失率却比美军的要低,经验,是飞行经验帮了大忙。美军从遥远的地方过来,对驼峰航线上的地形和气候都不太熟悉,很多时候,是他们的指挥官硬逼着飞中国运物资的,当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没有外援物资进来,国家就不能打仗。

《精英生活》:我查过资料,飞驼峰期间,在这条航线,

你一直飞客运航班,是不是要求更高?

陈文宽:没错,要求更高。

《精英生活》:为什么?

陈文宽:你肯定知道,因为客机不配降落伞,一丁点差错就是死路一条,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那是全机乘客的生命。

《精英生活》:当时一架飞机的寿命只有90天左右,也就是说,3个多月,这架飞机必摔无疑,摔得这么厉害,而中航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单位,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没有出现一个逃兵,这是为什么?

陈文宽:非常简单,契约、承诺。承诺是既然我答应了,就要飞过去,哪怕摔掉。契约是,我们都是和公司签了合同的,签了合同,必须执行。中国员工还要再加上一点,全力抗战,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去。

### 关于探索驼峰新航线

《精英生活》:在探索驼峰新航线,也就是西北那条航线时,在新疆,你和整个机组曾经被盛世才扣留了10多天。大敌当前,他为什么还这样做?

陈文宽:呵呵,虽然是大敌当前,但国民政府并没能全面领导中国,他可能是在等另外的指示。

《精英生活》:谁的指示,是苏联吗?

陈文宽: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精英生活》:你们探索驼峰新航线回来以后,为表彰你们,国民政府专门给机组每个成员颁发了刻有“蒋中正”字样的手表,对吗?

陈文宽:我确实得到一块表,但并没有任何题字。

《精英生活》:什么原因?

陈文宽:呵呵,可能中间被调包了。国民政府也有腐败,否则最后就不会败退台湾了。

《精英生活》:北京航空博物馆机坪上现在还有一架康维尔—240飞机,号称“空中行宫”。这架飞机是你当年亲自去美国买回的并亲自飞回来的吧?

陈文宽:是,当年它是最好的飞机,我一共买了4架,因为这架被飞回来了,另外3架就没再要。

《精英生活》:我知道,你在2005年曾去北京看过它。并在锈迹斑斑的康维尔—240前站立很久,看见飞机一个发动机不见了,还说了一句话。

陈文宽:是的。

《精英生活》:说了什么?

陈文宽:谁,把我的飞机拆了!

